



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于3月8日下午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委员进行大会发言。以下是全国政协委员、我校常务副校长的发言全文：

各位委员，我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的题目是：弘扬科学精神 培育创新文化。

3月6日下午，九三学社世界全国政协委员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政协委员时的重要讲话，深受激励，干劲倍增，我们将秉持科技报国志向、履职为民情怀，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九三力量。

中国现代化的征程正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性交汇。在这一关键阶段，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已成为必须完成、不容有失的“必答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坚持培育创新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使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这为弘扬科学精神、培

潘建伟：弘扬科学精神 培育创新文化

育创新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科学精神是求真务实、理性批判、勇攀高峰的内在驱动力，是科学事业的“灵魂”。创新文化是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开放合作的社会氛围与基础条件，是滋养创新的“土壤”。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文化基础。

然而也要清醒看到，当前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对学生开创新精神的系统培养还有欠缺，从源头上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人才根基有待夯实；二是科研生态的功利化倾向亟待扭转，“破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改革有待深化，对潜心研究支持引导不够；三是对探索性失败的包容机制尚未健全，抑制了科研人员“从0到1”的原始创新勇气；四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创新基因的挖掘、转化和传播还不充分；五是科技对外开放合作遭遇挑战，对外科技文化交流与互鉴常态长效不足，我国创新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有待提升。

为此，建议：

一、以教育改革筑牢科学精神根基。推动教育范式从知识传授向素养养成、系统培育学生的科学思维与探索能力。显著增加高考等关键考试中启发性、开放性试题占比，引导教学从知识传授向问题探究与思辨。加强教师的探究式教学能力培训，确保在课堂主阵地系统培养学生的实证思维、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在社会科普工作中，也应更加注重科学精神的教育和普及。

二、以评价改革释放创新活力。切实落实“谁用人谁评价”的原则，将人才标准的制定权与评价权更多赋予用人单位。政府部门需进一步强化宏观政策引导与服务，弱化对人才项目的直接微观评审，鼓励和引导企业、基金会等社会力量设立专业性强、公信力高的人才奖项，使人才评价与产业需求、科学前沿结合得更加紧密。建立长期评价机制，鼓励科研人员淡泊名利、甘坐“冷板凳”，致力于长期攻关。

三、以制度设计包容探索失败。在重大前沿项目中，建立以“尽职合规”为核心的“宽容失败”机制，对虽未达目标但已尽责的探索，要从实际出发予以宽容，将经验纳入知识库，从制度上为挑战“无人区”提供保障。

四、以文化传承汲取创新智慧。系统梳理中华文明中“格物致知”“革故鼎新”“天工开物”等蕴含的哲学思想、科学方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科研实践中发展与升华，将其精髓融入科研伦理、通识课程与人才培养体系，塑造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中国创新文化。

五、以文明互鉴涵养创新文化。更加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交流中推动科学精神与创新文化的深层对话。注重学习借鉴各国培育科学精神、激励探索创新的有效制度与文化精髓；同时，在解决人类共同挑战的进程中，展现并提升我国创新文化的理念感召力与国际影响力。

要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使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事业注入最深沉、最持久的创新动力。（原载于新华网 2026年3月8日）

郭国平：锚定量子计算产业化 破解从“书架”到“货架”转化难题

“今年我主要关注的领域依然是量子科技，特别是量子计算的产业化落地与自主生态构建。”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本源量子首席科学家郭国平在接受证券时报专访时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量子科技已被明确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一关键节点，我重点关注如何将实验室的‘书架技术’加速转化为市场的‘货架产品’，让量子算力真正赋能千行百业。”

量子科技主要包含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精密测量等细分领域。“十四五”时期，我国在量子领域取得了多项重大突破，“墨子号”“九章”“祖冲之号”“本源悟空”等一批重大成果集中涌现，量子产业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的历史性飞跃，量子科技发展的体系化能力正在逐步

建立。

不过，总体上看，我国量子产业仍处在从科研成果向产业化规模化跨越的关键期，面临不少亟待破解的难点痛点。郭国平对记者表示，一方面，产学研协同不够紧密。量子科技跨学科、链条长、集成度高，现有创新力量较为分散，上下游企业、高校院所联动不足，难以形成体系化、工程化的攻关合力。另一方面，成果转化面临产业化“死亡谷”考验。量子技术成熟度持续提升，但真实应用场景供给不足，新技术缺少示范验证、首购首用和规模化落地环境，存在“能研难用、好用难推”的问题。此外，科技与金融协同机制不够完善，量子产业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早期项目融资难度大，长期耐心资本不足。

围绕这些行业短板，郭国平指出，量子

科技涉及学科多、链条长，要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建议由产业链主企业牵头，联合上下游、高校院所共同承担国家重大任务携手并进。在应用场景上，要加大开放力度，建议设立未来产业场景应用示范区，在安徽率先开放政府场景、行业场景，让新技术有地方“用”、有场景“练”。

推动更多金融活水精准灌溉科技创新，郭国平建议，探索设立国家未来产业引导基金，鼓励险资、社保等长期资本进入，让更多金融资本敢于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人才方面，他建议，支持安徽依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未来技术学院，探索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为人才成长搭建更宽广的舞台。

经过多年发展，合肥已成为量子科技创

新发展的重要策源地。根据国际知名科技咨询机构ICV TANK2025年发布的全球量子信息产业指数，合肥量子整体实力位居全球第二。步入“十五五”时期，合肥力争打造量子科技和产业中心，实施量子信息“千场景”行动，推动“量子+”商业化应用100项以上。

郭国平表示，合肥是全球量子产业版图中不可忽视的核心力量，未来要进一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量子产业高地。建议深化“量子大道”的产业集群效应，继续围绕上游关键材料器件补链强链，形成“龙头引领、专精特新协同”的发展格局。同时，持续开放政务、金融、医疗等应用场景，用好“量子算力券”等政策工具，让更多企业敢于先用、先用先试。

（原载于证券时报网 2026年3月8日）

从四幅题词到“双一流”星群

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改革初期的探索轨迹：

“全省普通高校招收本专科生19375人，比上年增长9%，其中，完成国家招生任务15259人，招收部门和地区委托培养生3140人，招收自费生308人，招生干部修全科520人。”

规模在扩大，体制在突破，市场在介入，一条单一的“国家计划”通道，正在演变为多元的成长路径。

更大的突破发生在校园之外。同一份档案记载：“八所高校接受了对沿淮六县进行智力扶贫的任务，为这些地区培养实用技术人才5.8万人。”知识走出了象牙塔，流向最需要的土地。

这种转变在20世纪90年代加速。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实施，“211工程”启动，安徽高等教育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安徽大学成功跻身“211工程”省属重点建设高校行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则以卓越的科研实力，成为安徽省唯一一所“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合肥工业大学也于2005年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行列。

一份特殊档案揭示了这个时期地方政府的重要支持——《关于望安徽省进一步推进和支持“中国科大的211工程的建设”提案的办理情况》。合肥市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支持细致入微：“实行减免、半征、少征政策”“确保科技大学的正常使用”。

当时合肥市财政并不宽裕，但对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的支持却不遗余力。这种远见在二十年后得到了丰厚回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不仅自身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更带动了整个合肥的创新生态。

创新崛起 百花齐放

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公布首批“双一流”建设名单。安徽高等教育迎来历史性时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入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的多学科入选世界一流学科。此时距离毛泽东主席为安徽大学题词，已过去近一个甲子。

“双一流”建设启动后，安徽高等教育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十四五”时期安徽省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主要成就》报告中，一组数据展示了这种飞跃：全省18所高校100个学科入选全球ESI前1%；在自然指数排名中，8所安徽高校跻身内地前200位，居中部第一。

创新成果如泉涌般迸发。近3年，安徽高校牵头或参与完成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占比超95%，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占比超63%。全省13个大学装置中，高校参与了11个；23个全国重点实验室由高校牵头或共建14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仅在量子信息领域稳居全球前沿，更依托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推动“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号”超导量子计算机等重大成果持续涌现，并牵头建设深空探测实

验室，将量子与空天技术深度融合，向着“从量子到深空”的科学前沿不断迈进。

合肥工业大学创造的“企业出题、高校解题、市场阅卷”模式，成为产学研融合的典范。2025年10月11日，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刊发的《合肥工业大学：八十年初心不改 扎根江淮育英才》的报道中详细记载：“十四五”以来，该校横向合同金额超20.9亿元，连续领跑安徽高校技术输出额。其培育的“工大系”创新群体，32家校友上市公司总市值达6900亿元。

安徽大学则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发展前沿，聚力服务安徽新材料、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主攻集成电路先进材料与技术，在新型存储材料、磁性功能材料等领域取得系列突破，深度融入长鑫存储、京东方等头部企业产业链，探索出“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转化”的闭环路径。

在芜湖，安徽师范大学为基础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师资；在蚌埠，安徽财经大学成为长三角重要的财经人才培养基地；在马鞍山，安徽工业大学与马钢等企业深度合作；在淮南，安徽理工大学与淮南矿业集团等行业绿色转型提供关键技术支撑……安徽高等教育呈现出多层次、特色化的发展格局。

2024年，安徽教育现代化指数跃居全国第12位，比2021年提升6个位次。

档案记录历史，也映照未来。从四幅题词到“双一流”星群，安徽高等教育的史诗仍在续写，每一页都值得期待。

（原载于《市场星报》2026年3月5日 记者 安征 吴英文 马启兵）

从毛泽东主席为“安徽大学”挥毫题名的信笺，到合肥市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11工程”的政策文件；从安徽省教育厅《上报一九八七年教育工作总结》里的数据，到“十四五”时期安徽高校参与大科学装置的亮眼成绩——每一页档案，都是一枚时代的印章，记录着安徽高等教育从“寥若晨星”到“星群闪耀”的跨越。

领袖题名 点燃星火

1958年9月16日，安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毛泽东主席视察安徽期间，应省委请求，挥毫写下四幅“安徽大学”校名。在安徽省档案馆，一份《毛泽东主席给安徽大学的题词（照片）和说明》的档案详细记录了“安徽大学”的命名过程。这份珍贵的档案见证了国家领导人对一所省属大学的最初期许。

彼时的安徽高等教育版图，高校寥若晨星。全省仅十余所高校，在校生不足万人，师资匮乏，设备简陋。

而在同一时空，在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刚刚成立；在淮南，合肥工业大学的前身合肥矿业学院正筹备迁往省城。谁也不会想到，这几所高校将在半个多世纪后，共同撑起安徽高等教育的天空。

改革破冰 多元奔流

1977年冬，中断十年的高考恢复。安徽各考点前人潮涌动，改变命运的机会重新降临。恢复高考只是起点，真正的变革在20世纪80年代全面展开。安徽省档案馆一份《上报一九八七年教育工作总结》中，几组数据